

传播与表达：冯小刚电影中的佛教元素与佛教情怀

王 艳

摘 要：冯小刚的存在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无疑是独特的和极具研究价值的。在众多的阐述视域中，佛教不啻为对其人其作进行深度解读的重要维度，但也是迄今为止尚未被充分重视的维度。2000年以来，冯小刚电影中带有鲜明“佛教意味”的视听艺术创作渐成自觉，至当下已经显现出了不可忽视的风格魅力。而其中，佛教元素的传播和佛教情怀的表达不仅可以成为探讨佛教文化对冯小刚导演艺术影响的重要层面，而且能够由此窥及到当代中国电影文化中多元思想的存在与碰撞。

关键词：冯小刚；佛教元素；佛教情怀

作者简介：王艳，女，副教授，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5-0080-05

2014年，冯小刚的贺岁电影《私人定制》炒着《甲方乙方》的“剩饭”，收获了7亿票房和众多影评人的口诛笔伐。如果单从艺术创新和超越的层面来审视，《私人定制》显然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众声”批判的靶子，但如果从信念和情感的角度来看，《私人定制》则依然凭借着“成全别人”的美好愿景，再现和延续了冯小刚自2000年以来贺岁大片的人性温暖。而这种“人性温暖”与电影旨趣的雅俗无关、与电影形态的独特与否无关，仅仅与导演自身的精神世界有关。

在最新随笔集《不省心》中，冯小刚对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他说母亲20岁时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亲身经历其中的冯小刚由此深刻体味了世间存在的种种“无常”，也看到了人活一世的艰辛与愁苦，因此他在母亲的挽联上写下了“妈妈辛苦了，您老休息吧”这样饱含悲悯和解脱意味的话语。

如果说对“人性温暖”持续的影像歌颂与冯小刚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对佛教的天然亲近与自发体认，则逐渐促使其将“大同情”融入都市平民题材中，并以“含泪的微笑”^[1]加深了对其电影创作人文思想主题的开掘。一个时期以来，冯小刚电影中的佛教情怀和佛教元素呈现得日益直接与丰沛，让观众可以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佛教对于一名电影导演及其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

一、佛教：解读冯小刚电影的重要维度

从影至今，根据电影题材和类型的不同，冯小刚的电影历史谱系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时期、两次转型（见下图）。当我们检视这种电影创作上的分野时，不难发现背景信息正好对应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冯小刚将个人的佛教信仰积极转化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实践行为。一方面，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正在经历深刻社会转型的国家通常都会面临精神价值的缺失和信仰重建的严峻考验，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已被反复证明；而另一方面，从宗教的社会功能来看，宗教“可调适人的心理功能、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调适人与社会的关系、调适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调适国际关系和调适人际关系”^[2]。如此，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语境成全了冯小刚“以佛教理念来完成电影济世”的理想和愿景。事实也的确如此，佛教文

化的因子如影随形地伴随了冯小刚电影艺术创作的不同阶段，而且其中的内在关联也是逐渐加强的。

转型与分期	代表影片
都市的、草根的、平民的（1997—1999年）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
人性的真实与人性的欲望（2000—2006年）	《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夜宴》
战争、天灾、人祸（2007—2012年）	《集结号》、《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2》、《1942》

（一）与佛教结缘

在早期贺岁片时代，冯小刚在都市平民题材影片中更多地表达了普世与普适的价值理念，佛教作为内在支撑隐约其间。而到了世纪之交，特别是到了《天下无贼》，冯小刚自己开始承认，“原著中仅仅靠人的善良来拯救世道人心，太没有说服力了，只有信仰才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这种承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冯小刚电影对佛教的呈现越来越有力量。“如果说《手机》中冯小刚是打了世人一个大嘴巴，然后自顾自跑开的话，那么《天下无贼》里，冯小刚则第一次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3] 这种答案中的智慧正是来自佛性的开启、佛教的滋养。而从《集结号》开始，冯小刚电影中的故事被自觉注入了更多宗教的、特别是佛的光芒，直到《1942》。

（二）佛教成自觉

“作品即人”，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中，冯小刚不仅虔诚地信仰佛教，而且其执导的电影作品也被学界认可可是“懂佛教的”。^[4] 具体来看，佛教文化对于冯小刚电影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度脱众生”的精神追求，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禅意境界”的美学营造。因此，在冯小刚的电影中，佛教并未仅仅停留在情感寄托与观念信奉的层面上，而是直指行动层面上的身体力行，直接“于苦恼死厄处”向世人发出警醒，促其觉悟，“离苦得乐”。这或许也是冯小刚在戏里戏外都颇为“不省心”的真正缘由所在。冯小刚以“电影”传播“佛理”，以“讽刺”劝人“解脱”，体现了某种难得的社会责任感。佛教认为，现实生活是一片苦海，而化解人世间的烦恼、痛苦和争斗的唯一途径便是彻底放下贪、嗔、痴的缠缚，求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反观冯小刚的电影，特别是《甲方乙方》和新近的《私人定制》，便是将贪、嗔、痴放大后聚焦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上，以“圆梦”和“成全”的戏剧方式让观众深刻领悟“烦恼即菩提”的真意所在。

二、冯小刚电影对佛教元素的传播

毋庸置疑，在十余年的导演生涯中，冯小刚对于电影类型的实验从未间断过，其电影作品的艺术品格和商业价值更是持续碰撞、磨合。但在这种多元、复杂的追求的背后，冯小刚个人信仰的主线却是越来越明晰，并呈现出了由“道德信仰”而“宗教信仰”的发展轨迹。作为“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最完整的实现”，信仰为每个人的人生提供了“一种高扬精神价值、纯洁净化心灵的终极目标”。^[5] 尽管我们无法确认冯小刚的佛教信仰之路缘起何时，但我们却能够在其电影中感受到他是怎样由道德层面的人文关怀升华至宗教层面的悲天悯人，这是电影之路，也是信仰之路。

（一）电影主体

在早期贺岁电影里，冯小刚最乐于“讲述小人物的无奈、快乐、悲伤和追求”，而这些小人物又“都是活在那个时代，活在特定时代的符号之下，活在这鲜活的历史中。这些关乎时代和时代中普通人的故事，都散发着深厚的人文关怀”。^[6] 进入新世纪，冯小刚开始将电影主体转向都市生活中的普通人，并以影像的方式揭示出“烦恼即菩提”的哲学意味以及“活着就是一种修行”的朴素的宗教观。到了电影《天下无贼》，观众便发现了冯小刚电影中出现了对上述草根、小人物、普通人的救赎主体，这便是“傻根”的人物形象。冯小刚为傻根设置了“修庙的孤儿”的身份信息，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宗教的力量。在电影中，冯小刚将傻根的存在意义与“佛的使者”并置，用自己的信仰在无形中感召、教化和打捞那些

在生活中迷失了的灵魂。

（二）电影主题

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审视，冯小刚在相关电影主题的设置上总是或多或少地蕴含着因果性、救赎性和超越性。在《唐山大地震》中，大地震只是给了观众情感共鸣的一个基础，一位母亲痛苦的两难选择才是日后因果生成的根源所在。“23秒32年”的宣传语，实际上蕴含了冯小刚关于人性救赎的一种态度，只有擦掉时间的灰尘才能抹去心理的阴影和伤痛。佛教讲“度人”，冯小刚试图以他的电影为载体让受到命运捉弄的人得到精神上的解脱，这既是治愈心灵伤痛的大功德，也是导演自身对“自度”与“度人”的艺术践行。

除此之外，冯小刚的电影如《大腕》、《非诚勿扰2》等还表现出了对于“葬礼”这一生命仪式的呈现偏好，尽管其对死亡报以了幽默、调侃、反讽甚至是荒诞的态度，但观众透过一场场“人生告别会”的解构仪式，是能够读出导演蕴含其中的对于“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人生诸多苦难的忏悔与反思。这种思考显然来自佛教的教义与理念，从中传达出冯小刚强烈的劝世心理。而谈到超越性，便不得不提到冯小刚的《天下无贼》，这部电影里不仅充斥着各种佛教的符号，如拉卜楞寺、佛像、降魔杵、虔诚的礼佛等，还通过对善恶有报思想的敬畏和信奉完成了对主人公命运走向的归置。在这里，支撑角色改邪归正、从贼变成好人的除了佛教的善恶观，还有人性在佛教感召下的自我超越，影片结尾也以新生命的孕育肯定了这种超越性的意义。

（三）电影音乐

必须承认，冯小刚电影的音乐不仅具备很高的流行性和传唱性，其艺术性和思想性也非常值得称道。在商业贺岁片时代，冯小刚在道德层面上的诉求集中体现在了电影《甲方乙方》的片尾曲《相知相爱》的歌词中：“经历的不必都记起，过去的不会都忘记。有些往事，有些回忆，成熟了我，也就陶冶了你。相知相爱，不再犹豫，从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起。相知相爱，不再犹豫，让真诚常驻在我们的心里”。这样的歌词不仅传达了爱和温情，更传达了希望和对善的向往。到了《唐山大地震》，冯小刚将佛教的仁爱直接浸透到了叙事情节中，当镜头扫过刻录着唐山大地震亡者名单的哭墙时，《心经》（其演唱者王菲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响起，作为对24万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亡灵的告慰。无独有偶，在电影《非诚勿扰2》中，片尾曲《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是改编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十戒诗》，使这样一部带有浓重商业色彩的贺岁电影具有了形而上的宗教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1942》中的安西满有多段混合了豫剧和弥撒演唱风格的天主教“牧师唱词”，对灾民“异教徒”们表达了强烈的想要救赎的心情。但电影的最后，观众们却看到了一个乡下牧师、一个基层布道者向他所信赖和依靠的“主”发出了绝望的呼喊，宣告了自身信仰的彻底崩塌。众所周知，冯小刚是信仰佛教的，而上述情节的安排却不折不扣地揭示了信仰与生存之间存在的哲学困境，这大概显示出了冯小刚对于宗教信仰的更为深层次的思辨与感悟，即人在宗教皈依中最终能够得到什么。

而在《私人定制》的结尾曲中，导演冯小刚更是借电影音乐《解放》直抒胸臆：“背着欲望的行李箱，里面装满爱和善良，向着信仰的那个方向，还能画出自己的模样”。一部喜剧电影，冯小刚竟在其中注入了“信仰”这样严肃而伟岸的思想，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他在《不省心》中的一段话，他说：“很多人评论我的喜剧，只有宁财神说中了要害。他看出来我就不是奔着喜剧去的，写的是我迷恋的日子，是一种活法。”^[7]想必冯小刚迷恋的日子与活法，与佛教信仰中所描绘和想象的“涅槃彼岸”、“极乐净土”相仿，也或者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向往和追求的“幸福世界”吧。

（四）电影对白

冯小刚电影的人物对白历来是研究者争相阐释的对象，其中的美学、语言学意蕴更是会在一个时期内以社会流行语的面目出现。但在电影创作的不断转型中，冯小刚有意识地赋予了电影语言以更多的佛教况

味，使之具备了丰富的语义空间。特别是在电影《非诚勿扰2》中，大段充满佛教典故和佛教用语的台词使电影的整体风格更显佛意。特别是在李香山人生告别会一场戏中，体现佛教思考和影响的台词成为了亮点，比如：李香山：“活着是种修行，…十分惭愧报告大家，李香山此生修行，没修出什么好歹来，他太忙了，忙挣钱，忙喝酒，忙着闹感情危机，把大好时光全忙活过去了。……”友人问：“怕死吗？”李香山：“怕，像走夜路，敲黑门，你不知道门后是五彩世界还是万丈深渊，怕一脚踏空，怕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死是另一种存在，相对于生。……感谢各位装点陪衬了我的一生，今天又送我一程，你们的善，你们的好，我都记下了，都拷进脑子里了。我将带着这些记忆，走过火葬场，我没了，这些信息还在，随烟散播，和光同尘，作为来世相谢的依据。”

除此之外，在这场戏中，女儿还为李香山朗诵了一首诗，其中的“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的诗句更是以佛学的智慧探讨了爱与生命的重大主题。可以说，在这些电影语言中，关于生与死、活着与修行、今生与来世等的佛教理念浸透其中，人物主体的情感空间和精神世界由此获得了充盈和丰富，导演自身的信仰追求也借着电影语言的载体而得以展现。

三、冯小刚电影对佛教情怀的表达

有学者曾指出，“佛教意识影响下的电影艺术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性。电影艺术的人文性体现在电影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佛教的目的在于人的拯救，佛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等）中彻底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层次上妥善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8]从这个意义来看，冯小刚电影的佛教济世情怀是其电影艺术性之外的又一重要价值场域，或者说是更为重要的场域。特别是在近些年的电影作品中，随着电影主题向人性深度的开掘，冯小刚开始有意识地在电影视听语言中渗透自己的佛教情怀，并以佛教的追随者、思索者的姿态对观众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贺岁片时代冯小刚电影中更多呈现地是那些假定性、游戏感和可看性都很强的喜剧故事，那么随着《集结号》的问世，冯小刚电影的悲剧意味在逐渐加重，特别是对“死亡”命题给予了持久的关注。在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为牺牲的战友苦苦寻求荣誉和尊严，以证明那些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在此，谷子地以近乎偏执的言行完成了生者对死者“正名”的承诺。而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24万人的罹难与活下来的人的内心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震23秒是何其短暂，但余震的32年却带给人们永远无法释怀的愧疚。到了《1942》，天灾与人祸吞噬了一个个活生生但又极其卑微的生命，在冰冷与绝望之间，民族的记忆被再次激活。

佛教不仅从不忌讳死亡话题，而且还会引导众生认识到人生诸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是极为正常且不可避免的。面对死亡，佛教认为人要存敬畏之心。由此，我们反观冯小刚的电影，这种对于死亡的敬畏之心恰恰表现在其对“幸存者”这一群体的塑造上。那些“幸存者”，“谷子地”也好、“李元妮”也好、“老东家”也好都无一例外地在透过死亡了悟死亡，进而为存在寻找佐证。这是生命必须承受的，也是生命难以承受的。可以说，冯小刚电影中正是“由于多了一层佛教的视角和情怀，使得某些死亡场景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因为绝望和救赎的缺失而自杀，为了重生而涅槃，庄严而虔诚的殡葬仪式等等都表达出发自内心的神圣感。”^[9]简言之，“死亡”命题使冯小刚电影增加了悲壮、悲情与悲悯的信仰质感，更由此导致其电影出现了“在人间”还是“在彼岸”的寓言迷思。

四、结 语

回顾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佛教与中国电影的相互关涉、相互滋养、相互建构由来已久，前者对后者的持续影响更是延续到了冯小刚这一代导演中。哈布瓦赫认为：“当提到某些名字时，我们肯定

是想到了这些名字超出物质符号本身的象征意味,而且想到了这些名字牢不可分地附着在其上面的某些东西。”^[10]今天,当我们回顾冯小刚电影的整体创作时,贺岁、商业、平民、喜剧、梦想、人文……都已无法囊括其人其作品的精神气质。冯小刚,不仅仅是一个对电影视听本体语言运用得心应手的成功导演,更是一个明确了自身宗教信仰的思想者。比起在观念上认同佛教的李安、陈凯歌等的电影作品,冯小刚的电影更具有一种宗教情感的净化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他不断地将内心诚意毫无保留地献给观众个体、民间和历史。

参考文献:

- [1] 周思明. 面对大众的人文情怀——冯小刚电影美学风格论 [J]. 艺术广角, 2011 (2): 36-40.
- [2] 孙琥塘, 梁建军.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宗教调适与和谐社会建设——兼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J].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12): 25-28.
- [3] 新京报. 二次开口谈《天下无贼》冯小刚: 佛魔一念间 [EB/OL]. <http://ent.sina.com.cn/2004-06-16/1151419194.html>, 2004-06-16.
- [4] 魏德东. 冯小刚是懂佛教的 [N]. 中国民族报, 2011-01-11.
- [5] 荆学民. 现代信仰学导引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157-158.
- [6] 陈洋. 饱含时代深情的小人物——浅析冯小刚电影中的人文关怀 [J]. 大众文艺, 2010 (22): 156-157.
- [7] 冯小刚. 不省心 [M]. 北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 93.
- [8] 杨春红. 电影创作中的宗教意识及其对电影艺术的影响——以二战后好莱坞电影为例 [J]. 艺术百家, 2012 (6): 228-229.
- [9] 高飞. 论佛教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D].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2011.
- [10]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24.